

授教貴祝黃憶

憶黃祝賀教授

● 楊樹人

年前讀到中外雜誌汪清澄教授寫黃祝貴的大文，那是一篇平實的傳記作品。我與黃教授有五十多年的友誼，現在略舉我所知道的黃教授生平，作為補白。

中央圖書館初見面

我與黃祝貴教授最先是在重慶中央圖書館見面。民國三十四年春初我在該館暫時工作。我到館第一個見面的同事就是黃祝貴先生，他其時兼辦人事職務。我的印象，他做事認真，並不挑剔。他察閱證件甚為仔細，這是他職司所在；而非存心挑剔。

在中央圖書館我與黃祝貴教授和另外兩位女同事被分配在同一個大辦公室內，朝夕相見，得知黃是江陰人。江陰是江蘇省長江南岸的一個有名城市。我的故鄉就在對江附近。清末我家鄉的洋貨都是從那兒轉運過來，又有親戚來自其處。當時江蘇著名的高等學堂南菁書院，就在那兒。還有著名的河豚魚美肴也以那兒的食堂最善於烹調，而沒有中毒的危險。所以我對江陰頗有親切之感。

我聽說，他求學的過程，由小學、中學、到大學，是經過恆心與毅力達成的，特別是他考取中央大學後，要一人長途跋涉到重慶就學那一段，我甚為欽佩。他的恆心與毅力，在另外一件事上也可以看到。他有一枝尺許長姆指粗細的鐵筆，在公餘有暇時，便懸腕提著鐵筆在一個尺許見方的紙盒裡的細砂上練字，每寫完一字，將砂抖平再練第二字，據說他已多年如此。我見到時他在臨寫蘭亭敘。我猜想他可能也臨習過魏碑和隸字。所以他在用毛筆或鋼筆寫字時，腕力充沛，飄逸俊秀，有時作尺許見方大楷，亦甚可觀。足見其恆心學習的成果。

他當時已與黃夫人結婚，伉儷同在圖書館辦公。舉止端莊，相敬如賓，頗有舉案齊眉的古風。無吸菸飲酒等類的嗜好，深

爲同仁所敬佩。

戰後有志出國進修

民國卅四年八月日寇投降，我因有一機會，在年底先行離館，返里省視我年屆八旬的父親。第二年便轉在經濟部供職。中央圖書館在南京復員以後，館址暫設在成賢街教育部附近。我有時經過，也能與黃祝貴會面。他有志赴美進修，已取得教育部自費留學考試合格，只待籌措旅費。

我在前述汪清澄教授的文中，讀到黃夫人「巧婦難爲無米炊」的詩句，語意幽默，但亦係實情。對日戰爭八年，同仁在後方，生活艱苦，那能儲蓄巨款。即或略有節餘，戰後南京物價騰躡，法幣貶值，自顧不暇。可是他們伉儷仍然將積蓄用以回饋江陰故鄉的父老去了，旅費只好另行張羅了。

所幸館長蔣復璁知悉，特批預借薪俸，得以成行。

黃祝貴出國以後，大陸局勢迅速惡化。蔣復璁館長將特藏組的古板珍本書籍，全部裝箱準備運往台灣。這批書籍係戰時奉教育部命令，潛返上海租界，冒險搶購得來，運到香港，待機轉送重慶。蔣館長臨時刻成「中樞玄覽」四個大字的圖章，漏夜加蓋在每本的首末兩頁。不料日本偷襲珍珠港以後，隨即攻佔香港，而且其特務早已探知這批古籍的所在，全部劫運東京，交與帝國大學圖書館保藏。戰後由中央圖書館憑「中樞玄覽」那顆圖章，索取運回南京，物歸原主。國家多難，現在又須遷地保存。

這批書籍運抵上海外灘碼頭時，蔣復璁館長發現另有故宮博物院精選的文物數百箱，堆放在那兒，無人過問，急報請朱家驥先生直接與海軍總司令桂永清接洽，特派兵艦一艘，將書籍與文物，一併運抵台灣，在台中暫為存放，這應該是朱、蔣兩氏對於搶救國家文物的一大貢獻。後來另有他人邀功，是與事實不符的。

隨後蔣復璁館長應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召開的會議，倉猝去歐洲赴會，南京的中央圖書館與同仁全部淪陷。黃夫人幸而能相機先行離館在台中任教，得免於難。

中央政府遷台以後，繼任教育部長杭立武鑒於中央圖書館在南京淪陷，而蔣復璁館長又不在國內，乃將該館裁撤。其原有珍本書籍運台者，全部併入故宮文物，另行設立委員會保管，但是委員名單中則無蔣復璁在內。

這件事，知情人士認爲杭氏在公私兩方面，均理有所虧。就公事而論，文物當中有中央圖書館的珍本古籍，蔣復璁不應當不列名於委員當中。就私情而論，早年由於蔣氏在朱家驥面前，一再推轂，杭氏始有今日。乃竟將舊事一筆勾消，未免寡情。

這使後來蔣復璁及黃祝貴兩位返台，變成「無家可歸」轉任他職。蔣復璁在台大國文系任教授，而私人則開始其宋史的研究。黃祝貴則也接受了台大的聘任。

學成歸國任台大教授

黃祝貴經過四年的研究，在美國獲得國際公法學博士，返台以後，與黃夫人團聚。因中央圖書館已不存在，無法復職，乃應台大的聘約，講授國際關係課程當年由於各學院一年級新生，共同必修課程相同甚多，為方便計，統在校本部上課，由教務長直接管理。國際關係開班甚多，黃祝貴受聘擔任兩班。其教授的名額則屬於法學院（政治系）。在他的聘書由校本部送到法學院時，竟留中未發。其原因不詳或係法學院長不知黃祝貴的地址，或係另有其他原因。

黃祝貴因顧念教員的身分，未便親自登門領取，以免奔競之譏。同仁中有建議我在法學院代為領聘者。我因可能或有其他理由，事有未便。知道教務長劉崇鋐教授與法學院薩院長孟武是福州同鄉，而又有親誼，黃祝貴之聘本係他的主動，所以便往訪劉崇鋐說明其事。果然劉先生出面，立刻取到聘書。事在黃祝貴次日登壇講課的前夕，化解了窘局。

講學精彩課堂滿座

一般講授國際關係，多係根據歷史，加以分析。不過國際情勢隨時發生變化。所以必須兼顧當前的情況。圖書館訂有若干國際報紙與刊物，閱讀者並不太多，而黃祝貴教授則終日孜孜不倦，不憚費時費力，尋覓新鮮資料。圖書館管理員收到這類刊物，也就先放在黃祝貴的研究桌上，供其參考，習以為常。所以黃祝貴的講稿充滿當前消息，頗為學生所愛聽。課堂除正式註冊選課者而外，亦有許多旁聽的學生，經常滿座。是台大有名的擁擠教室。偌大的課堂，鴉雀無聲，靜坐聽講。遇到最精闢處也有掌聲。難怪後來有人提議，為各班編訂統一講演綱要，但為黃祝貴駁斥，未能通過。所謂統一的綱要，便成了統制思想與言論的工具，如何可以接受。

達賴喇嘛出亡歸印度

西藏達賴喇嘛出亡印度，我國官方及國民黨宣傳單位，著重指摘中共處理不善，而黃祝貴則指出，也是印度繼承英帝國侵略西藏的政策所造成的後果。國民黨的幹部認為黃祝貴所講是黨內的異議，應予否定。這對黃祝貴教授頗有精神上的壓迫，但是他不理，處之泰然。其實早在羅家倫任駐印大使時，尼赫魯曾要求我國撤退駐藏代表，以免引起中共侵藏云云。羅大使譏之

爲在西藏高原釣紅色鮭魚 (fishing red herrings on the plateau of Tibet)。紅色鮭魚本是英文的一句成語，羅大使將其改說成語意雙關的外交詞令，頗爲動聽，新聞記者爭相報導。國民黨的宣傳小組應當知道其事，乃竟忘卻，或故意不提。

後來，中共勾結巴基斯坦，出兵印度擊敗印軍，分別與巴基斯坦在中、印未定界的喀什米爾，佔領了一塊土地，然後再從印度撤兵，印方鑒於事實默認了之。證明了黃祝貴所講不虛，所謂異議云云也就不能成立了。

任台大法學院院長

一次法學院院長出缺，錢校長到舍，徵詢繼任人選的意見。我知道，出於政策的理由，這個位置是要留給中央大學出身的教授，就攤開教職員名錄指出，在黃祝貴而外，尚有某甲與某乙，共有三人，可供他選擇。他進一步問我個人對於三人的意見。我說黃祝貴爲人正直，品學兼優，可以服眾，堪當此任。某甲言大而誇，浮而不實，可能生事。某乙比較沉著，但胸有成見，亦頗自負，需要留意相處。後來由於某甲自誇，可以「協調」學校與教育部的關係，錢校長乃予任用。果然不久即與系主任某互相控告，其人羽毛未豐，但已開始狂妄。所控涉及兩家私事，成爲笑話。到了暑假，只好同時辭退兩人了事。某乙因已有他就，無意於此。其後曾任用另外兩三人，亦未盡滿意。末了，仍然請黃祝貴教授繼任。三年平安無事，弊絕風清。這是兩五百年前孔聖「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名言的又一次徵驗。那已經是我跌斷股骨，拂逆錢校長好意，提前退休以後之事。黃祝貴注意研究與教學，不願續任，仍舊專心於講學，以迄於最後退休。

育養獨子方法開明

特別值得提述的是，黃祝貴伉儷教養其獨子大有，完全以慈愛爲主，一切耐心輔導。我們看到他自襁褓，以至牙牙學語，以及其後成長，從未受到父母呵斥，更無體罰之事。果然他與群兒不同，自小學而中學，而大學，一帆風順，未聞有與同學口角鬥毆之事。在台大動物系畢業後，續修碩士學位，再去美國進修，學成以後，絕不留戀美國。立即歸國，在中央研究院繼續研究工作，兼以侍奉雙親，這應該是教育心理學家注意的一個範例。

我尤其要特寫的是黃夫人仁慈，尙不以育養其獨子爲限，更能推愛到友好的孩子。所謂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我有三個女兒，諸承黃夫人愛護。她們每人出國求學，都得到黃夫人豐厚的贈與，終身不忘。我也要作一記錄。語云，積善之家必有餘慶。黃夫人必能承受大有君的孝養，健康長壽。謹以爲祝。三人行必有我師焉，何況我與黃祝貴有五十餘年的友誼。我一向以黃祝貴爲模範，只愧有許多的地方，未能學到。余作補記，乃所以對其完美的人格，表示欽佩云爾。